

北方文叢

同志，你走錯路了！

姚仲明、陳波兒等集體創作

1207/1420



新中國書局刊行



第三輯

同志，你走錯路了！

姚仲明 陳波兒等
集體創作

新中國書局刊行

1949



序言

周揚

『同志，你走錯了路！』是一個優秀的、具有深刻教育意義的政治劇本。它的價值是在：第一，從內容上說，它第一次在藝術作品中反映了我們黨和八路軍的內部生活及其思想鬥爭，處理了一個黨內反傾向鬥爭的嚴重主題，反對了階級投降主義，也就是反對了民族投降主義，表揚了階級氣節，也就是表揚了民族氣節，它有歌頌，也有自我批評，正是這些內容，使得這個劇本雖有它的缺點，却獲得了驚心動魄的效果。其次，從形式上說，它突破了從來舞台語言、動作的某些舊形式，就是說，相當克服了過去話劇所常犯的『洋八股』與『學生腔』的毛病，而代之以雖然比較單純甚至粗糙但却生動活潑的工農幹部本色的語言與形象。在這一點上，工農幹部的演員同志的努力起了特別重大的作用。這些就是這個作品的主要價值，它的成就。若問這個成就是怎樣得來的呢？我想這主要是由於藝術工作者與實際工作者、工農幹部在藝術行動上的合作，由於藝術與政治思想政策思想的結合。

自文藝座談會以後，藝術創作活動上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與當前各種革命實際政策的開始結合，這是文藝新方向的重要標幟之一。藝術反映政治，在解放區來說，具體地就是反映各種政策在人民中實行的過程與結果。一切革命路線、政策都是集中人民大眾的要求與經驗而產生的，一經產生之後，它便要在群眾鬥爭的實踐中經過考驗，而凡是真正適合於他們的利益的，就會立刻在他們中間生根，成為他們實際生活的血肉部分。在新社會制度下，現實的運動已不再是一個盲目的，無法控制的，不知所終的運動，而變成了一個有意識有目的有計劃的工作過程。要反映新時代的人民的生活，就必須懂得當前各種革命的實際的政策，因為正是這些政策改變了這個時代的面貌，改變了人民的相互關係，生活地位，思想，情感，心理，習慣等等，總之一句話，改變了他們的命運。如果不具體地懂得對敵鬥爭的各種政策，就無法表現敵後戰場的壯麗奇觀；如果不具體地懂得生產運動，減租減息，就無法表現解放區農民的翻身；如果不具體地懂得整風運動，就無法表現知識分子所歷經的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精神變化。

藝術作品的教育作用，對於解放區的人民，特別是幹部來說，已不再能只用一般的革命的精神去感染與鼓動他們，如許多革命作品對一般青年知識分子在過去所曾經有價值地過，今天在大後方還在起着的那種作用，而是要在具體的政治思想、政策思想上去幫助他們。他們本人就是一切革命政策的實行者，創造者，他們不但希望他們的生活

和事蹟在藝術中得到反映，而且要求藝術作品幫助解答他們在工作中所碰到的問題。他們期望從藝術作品學習到鬥爭的知識。他們的要求是很高的，甚至是苛刻的。這表明了我們的新的讀者、觀衆的一種比任何時候都高的水平，它要求一切革命的藝術作品來適應這個水平。這成了目前許多文藝工作者常常感到困惑的一個問題，然而無論如何困難，他們必須努力去適應這個水平，因為第一，這種要求是正當的，第二，如果不能滿足這種要求的話，新文藝便要在這些可敬愛的新的讀者、觀衆前面顯得無力，因而就不能贏得他們所推許給新文藝的崇高的地位。這就首先要要求文藝工作者自己獲得與掌握政策思想，要求藝術創造與政策思想的更密切的結合。

然而這並不是要求藝術作品變成政治論文式的，簡單地用藝術語言來解說政策，那樣，就會剝奪了藝術創造的生命，剩下的只有抽象的概念，加上藝術外衣了。這就是創作上的公式主義，標語口號主義。藝術無論甚麼時候都必須是生活之真實的描寫。離開形象就沒有藝術。一切公式主義都是要不得的。文藝工作者對於政策決不能只是一種概念上的，甚至條文式的了解，他們必須熟悉政策所從之出發並給以決定影響的人民的實際生活情況，各種不同階層、不同性格的人們對於這些政策的種種心理反應，懂得政策的成功在哪裏，執行中的困難，缺點又在哪裏，文藝工作者本人最好就是這些政策之實際執行者，這樣，政策思想就會當成他親身經驗而具體化，豐富化，變成有血有肉的生

活的東西。

『同志，你走錯了路！』的作者姚仲明同志就是這劇本中所描寫的事變之參加者，劇中的幾個人物都會在他的實際生活中有過模特兒。我以為這正是這個劇本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這種成功之所以特別值得指出者（即使這種成功還小），是因為表現像這劇中那樣英勇正直的共產黨員的積極的人物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在中國新文藝中又幾乎是初步嘗試的原故。在過去文藝作品中表現新型的積極人物，通常是十有八九失敗的。

自然，學習政策對於文藝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革命政策是一切革命行動的指南，也是指導革命藝術的行動。它是革命的科學，文藝工作者必須努力掌握這門科學，這對他選擇與處理主題將會提供十分有益的方法上的幫助，這將會有效地加強他對於讀者、觀眾的責任感，可靠地保證他與讀者觀眾之間的正確的關係。但是文藝工作者如果只憑政策的抽象概念，而沒有相應的足夠的生活經驗或對於生活的充分了解；那他在創作上就決不能成功。所以一方面文藝作家必須到實際生活中去，特別是到工農兵當中去，以豐富他們的經驗，擴大他們創作的視野，這仍然是目前文藝界一個最中心最重要的問題；另一方面，對於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作者，必須鼓勵他們儘量寫他們親身經歷的生活，他們所最熟悉的人物和事件。

要求一個作者在他的作品中很好地表現政策思想。第一，他必須在生活實踐過程中

深體驗了這個政策，第二，他在創作實踐過程中只能拿政策思想作爲一個指導綫索，而不能在創作之前，先設定一個政策概念的圈子，把無限豐富、生動、錯綜複雜，充滿矛盾的生活的事實硬往這圈子裏套。這種圈子有束縛作者想像的自由和表現的能力的危險。它容易使作者不敢放手寫他熟悉的東西，而去勉強寫他所不熟悉的東西，這樣寫出來的作品，就難免概念化，而決不會思想深刻，情緒飽滿。

各個作家按照各自特殊的經驗和創作能力，表現生活的方面總是有有限度的，但只要對於生活的某些方面真是認識得很深刻，那他就有可能從局部生活看到全部生活，因而顯示出支配全部生活的政策精神。藝術正是通過個別來表現一般，通過形象來表現思想。如果不顧藝術創作的這個特點，以及每個作者特殊的經驗與能力，要求作者在一篇作品中來同時反映各方面的政策或政策的各個方面，那就會弄到作者左支右絀，顧此失彼，樣樣去反映，結果樣樣不成功。作者爲了要在人物身上完全地表現政策，有時把積極的人物寫得十全十美，沒有一點瑕疵，彷彿積極人物身上如果有一點毛病，政策的反映就會受到歪曲，作者就會立刻受到讀者的責難似的。實際上，任何路綫、政策的執行都總是要經過非常複雜曲折的過程，好的革命者也常常總有缺點。不錯，文藝工作者必須以全部熱情來肯定新的生活，新的人物，讚揚新的時代的英雄與英雄主義，但這並不意味着藝術對於新的生活與人物只有肯定沒有批評。革命的藝術，如同革命的理論，總

是批判的。如果人物不是有個性有血肉的，而變成簡單的政策之化身，那就會削弱人物的性格化，並且減低藝術對於現實的批判的作用。這自然不是說對於人物絕對不能理想化，更不是說寫積極人物一定要寫他的缺點，我這裏指的，主要是寫出每個人物的獨特的個性。總之，我們不可能也不應當要求一個作品表現政策一定樣樣俱全，描寫人物一定十全十美。我們要求藝術作品真實地反映生活，同時用政策思想教育群眾，這個真實性與教育性兩者必須很好地統一起來。

『同志！你走錯了路！』的主題是集中的，明確的。人物一般地是真實的。但在某些人物性格描寫上也還是有概念化的痕跡。對於教條主義者的諷刺，表面誇張多，深入刻劃少，最後改正本雖已有了修改，也只是調子溫和了一些，內容並沒有更深刻。在人物中，表現得最成功也最使人感到親切的是警衛連長，其次是李司令。政治部主任，雖然正確路線之最完全的代表者，却不是描寫得最成功的。可不可以這樣說，作者在作品中表現得最出色的地方，也就是他生活中最熟悉的地方呢？我想可以這樣說的。如果姚仲明同志沒有實際工作經驗，這樣巨大路線鬥爭的主題的劇本是寫不出來的。

最後我稍微說一說藝術工作者與實際工作者、工農幹部在藝術上的合作問題。沒有這個合作，這個戲的成功也是不可能的。陳波兒同志在這個工作中的貢獻很大，且又表現了十分虛心的態度，她在『導演』一文中所提供的經驗是寶貴的。這種合作方式既

是集體創作，又是集體學習。對於藝術工作者與實際工作者、工農幹部都是學習；對於前者，學習的意義更大。這給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學習工農與工農幹部的語言與情感。文藝工作者表現新的，工農的人物，一個最麻煩的問題，就是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語言情感去表現工農，要在藝術作品中完全擺脫『學生腔』，『洋八股』，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這除了要求文藝工作者深入群眾生活，向工農群眾直接學習以外，與工農幹部在藝術工作中合作，從這合作中向他們學習，是一個比較易行，而又有效的方法。『同志，你走錯了路！』的集體創作的主要意義就在這裏，它應當成爲目前重要的創作方式之一，自然不是唯一的方式。

姚仲明同志和陳波兒同志現在又在創作另一部政治思想主題的劇本，我希望他們得到更大的成功。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五日

目 次

序言（周揚）	一
同志，你走錯了路！	一
第一幕	五
第二幕	三七
第三幕	六七
第四幕	一〇五
• 附 錄 •	
「同志，你走錯了路！」的創作介紹（姚仲明）	一三
導演（陳波兒）	一五〇

同
志
，
你
走
錯
了
路
！

原书空白页

時間：

一九三九年夏

地點：

敵後某地區

人物：

吳志克（年二十九） 八路軍某部聯絡部長。

李東平（年三十一） 紅軍老幹部，八路軍某支隊司令員。

潘輝（年三十五） 紅軍老幹部，八路軍某支隊政治部主任。

胡勝（年二十五） 紅軍老幹部，某支隊警衛連長。

何銳光（年二十七） 某支隊參謀長。

楊軍（女）（年十九） 某支隊宣傳隊長。

周慶祥（年三十四） 某支隊三團團長，前爲國民黨某部團長。

自衛隊長（年三十七） 本地一農民。

特務員三人。

八路軍戰士幹部共約二十餘。

趙友臣 國民黨別動隊某縱隊司令，年四十五。

陳之德 國民黨別動隊某縱隊參謀長，年四十，東北舊軍官。

王仲華 國民黨別動隊某縱隊旅長，年三十。

劉覺民 國民黨別動隊某縱隊政訓處主任

羣衆男女老少十餘人。

馬 弁 二人。

趙部兵士約十餘人，內排連長各一人。

執法隊長一人。

第一幕

原
书
空
白
页

佈景

我司令部辦公室門前院子裏（位於山河鎮牛山坡上），有涼棚（或以能遮蔽太陽之大樹代之）、靠椅、桌子等設置。透過籬牆，山河鎮隱約可以瞻望。河流靜伏於山坡下與山河鎮之間。

幕啓

光微弱，見太陽透過楊柳，鳥兒輕輕在叫。燈漸亮，何參謀上。入望見吳不在，即轉由台右下（吳部長住室方位）。此時院外有老百姓婦女們鬧笑聲：「楊軍同志，要人才有人才，要文才有文才，將來我一定給你找個好婆婆家。」衆聲：「哈哈！哈哈！」楊聲：「王大娘，王大娘，你真是人老心不老，我不給你好！」

衆聲：「哈哈！哈哈！」楊說着上。此時何參謀已由右方上，二人碰在一起，楊手拿對聯，上寫：「一切經過統一戰綫，爲了團結避免鬥爭。」

楊 吳部長！吳部長！哦！何參謀，吳部長在裏面嗎？

何 「活潑」好像在也好像不在，宣傳隊長同志。

楊 這東西寫得不知道要得要不得，趕快請他看看。「向吳部長住室方位走」

何 慢點，楊軍同志，把對聯先放在這裏吧。到裏面雖然你可以找到吳部長，可是吳部長却不能看見你的對聯。

楊 爲什麼？哦，他睡覺麼？「樸實天真」

何 很聰明，給你猜對了。他爲了寫聯軍會議的發言提綱，一整夜沒有睡。

楊 噢，他經常爲工作忘了睡覺。「兩人把對聯掛在竹籬笆上」